

攝魂記

郭建錕

若說靈魂由多個部分組成，那麼每個人之中總會有相同的部分。我和剛認識的人接觸，硬要從那人身上尋找舊相識的影子，大概是希望尋找一點安全感吧。也許，我只是一直和相同的靈魂溝通而已。

我是影樓老闆，生意向來不多，戰後的香港人都刮不出閒錢到影樓拍照，所以大部分時間我也落得清閒。

鈴，掛在門上的風鈴發出零碎的聲音，一個女子推開白門走進來，一身淡藍色麻布裙，穿著絆帶黑布鞋，裙上還有一小處沖洗不掉的油漬。在一個連大富人家也不願多花錢的時期，卻有一個不怎富有的女子光顧，倒是十分奇怪。

「我想影張相。」

「沒問題，這邊請。」我帶著她走到攝影棚去。昏黃的光線穿透窗簾射進來，窗簾又伴隨微風擺扭姿態，每次走到棚內，都令我有時間靜止的感覺。她坐在沙發上呆呆的看著鏡頭。我掀起蓋著相機的黑布，身陷於漆黑裡，眼前只有廉價的佈景和她。我慢慢扭動對焦環，硬要從矇矓和現實之間劃清界線。面對著鏡頭，她一刻也不敢放鬆，一直掛著那生硬的笑容。

際，儘管她的笑容如何燦爛，也流露不出半點感情。

「你為何來這拍照？」

「試鏡用的，人們都說試鏡時附著相片會容易成功一點。」

「原來你會演戲？」

「只做過跑龍套而已，但我會成功的。」

這似曾相識的話也曾出於他的口中，那個他一直嚷著要到西方學攝影，信誓旦旦地以攝影藝術家為目標。希望你能成功吧。她看著鏡頭淺淺一笑。

際，自然流露往往比左堆右砌的笑容更有感染力。以前的人相信相機會攝去相中人的魂魄。依我說，相機其實是揮霍著攝影師的心神去捕捉人真情流露的一刻，浪費，奢侈。

隔天，她來取照片時告訴我，她叫余素之。

那天起，我翻閱報紙時，也不時看看那些電影廣告，希望她會出現於當中。當天那個靈魂為夢想而起航，如今只遺下被波浪擊潰的軀殼，停泊於避風港中苟活。也許它是寄附在她身上，渴望於汪洋中繼續持航。數月後，她變成了「余麗珍」叱咤香港影壇，也許她成功了，背負那個背棄理想的它完夢。

某天，她又再次推開脫漆的白門，說要拍照。她換上白色的旗袍，繡著一朵藍色的花，塗上鮮紅色的口紅。鈴蘭花的香氣包圍著她，散發出與別不同的氣質，如鈴蘭一樣，沐浴於春風中，擁護著幸福盛開。可是凝視她的眼睛，卻感到空洞無力，如星塵的嘆息一樣茫然和平靜，完全感受不到她的喜悅。

「再給我影張相，好嗎？」

我伸手迎著她到攝影棚，一幕似曾相識的畫面，一切都變得陳舊了一些，唯她逆轉這定數，以全新的姿態在當時的場面中出現。暴露於鏡頭前，她已不再變得生硬，對著射燈的強光時已不再皺著眉。躺臥在沙發上，看著相機旁邊的鏡子，微笑著。

「你信相機會攝魂嗎？」

「那只是傳聞而已，怎可以相信？」

準備，嚓，第一張。

「演戲難嗎？」

她垂下頭望著瓷磚地板的裂縫苦笑著。

嚓，第二張。

「難的不是演戲，當天的我也不會想到除了努力外還要付出那麼多。」說畢，便望著鏡頭擠出一個燦爛的笑容，雙眼眯成一條線，卻只見一個悲痛的人。

嚓，第三張。

「如果真的可以攝魂，就把以前的我和現在的我放在一起吧。我想他們對彼此都很好奇。」

照片明天便可以拿了。她一直微笑著，對於日子滿不在乎。

我不時會到碼頭拍照，看著渡輪奮力的出發，疲憊的回來，看著那曾經的他和現在的我。也許船走遠了，便會想念著當初。在影樓中，我翻開報紙看見「余麗珍」自殺身亡。我舔著上唇，有海風殘餘的咸味，是淚水。